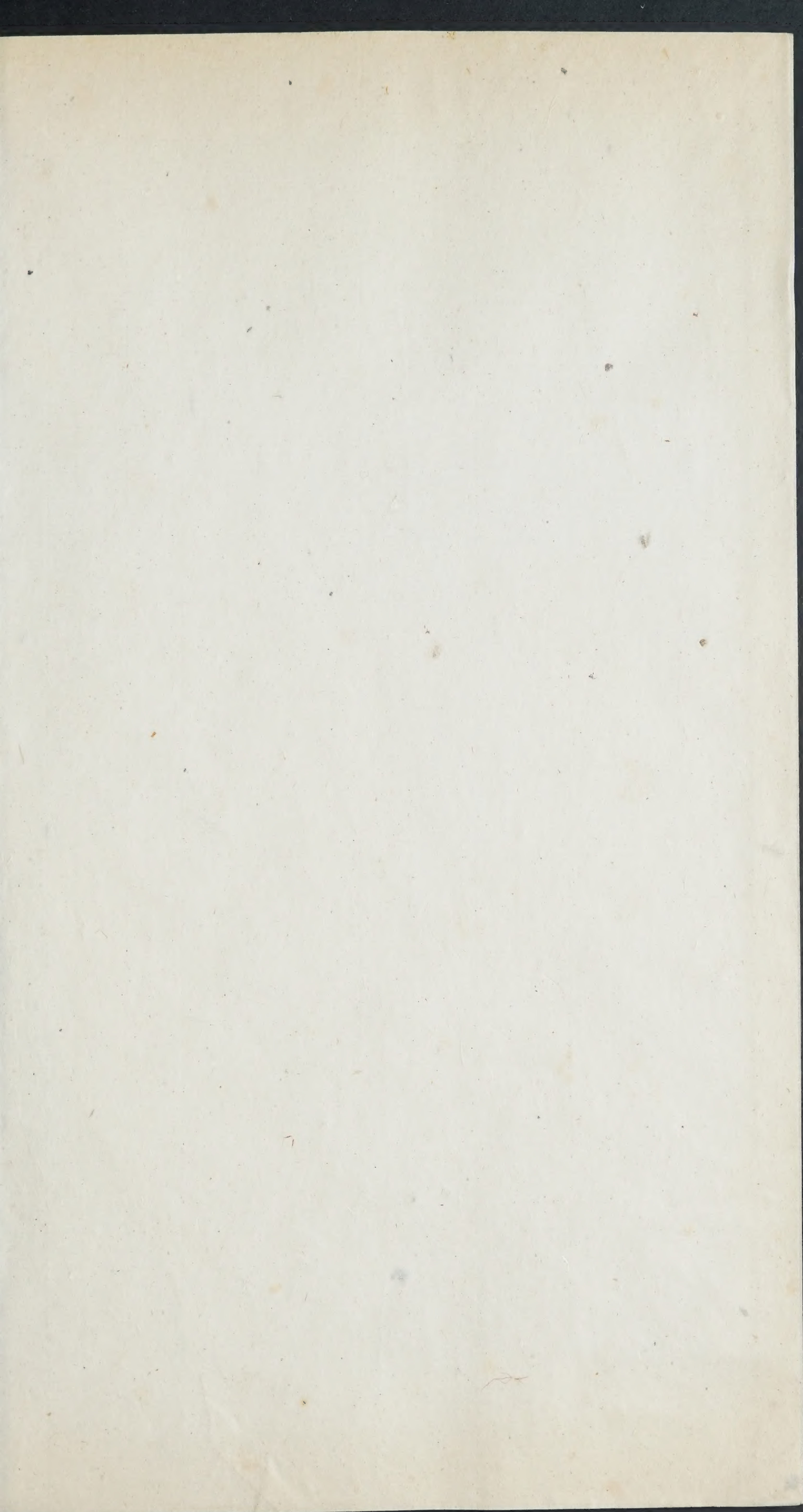


歸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元孫　一玠　編輯

卷之一　應制論

卷之六紀行

卷之七　小簡

卷之八　小簡

卷之九 公移 讞辭附

陳大德審單

卷之十古今詩

附錄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以下諸生課試作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甞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寛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

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爆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既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既隳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

足以償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葢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既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興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

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與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

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懾雷霆之威不爲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謇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撓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萌爲之弭息四□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寛以恕也其質近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天子而以寛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

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若無所能也渾渾乎若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卽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刓方爲圓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

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鍥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淩誶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淸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廸知忱恂

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茲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
天也秉德迪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
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
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
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
於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
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
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
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伉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
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

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噓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洹之時一人噓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奬之而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恍㤝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内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

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

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寍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寍有出乎太極

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聵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

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

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徇

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

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書嘵嘵然指其何

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

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

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

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

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

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

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觀璿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者推之未始爲歷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

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

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葢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秘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尚元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

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

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
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
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魁之行則
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
國以與人而弒刎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
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
王僚之弒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
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
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
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

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葢至于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葢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説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

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
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
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
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
太王迫于戎□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
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
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
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
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
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

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簒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

必箕潁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迺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於有而求道于無求道於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葢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於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不勝其說而求道者不勝

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辟而闢之曰不足也而爲之說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其說宏遠恣肆窮天極地嘵嘵焉唯恐其言之不詳萃其終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爲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而后能取之知其途而後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爲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

謂性率是性而爲道心卽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爲荒
遠荒遠非道舍道以言心則爲形軀形軀非心道也
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
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
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旣其所以終游乎
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心以會道
而私或漓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爲
心故道失其所以爲道詩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嗚
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渻漓去間之

道也性者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懷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茲也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孝爲人臣者以君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聖賢可爲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窒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徹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恕者先儒以爲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澆漓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求駢死于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可無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故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心迹之判而理無內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說是內而非外自謂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不包天下狥耳目而遺心其說則狥象而拘迹自謂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內則有所不達合外以爲內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內以爲外而後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

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內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
外則若于支離之弊專于內則馳于元妙之歸大者
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汨沒以終身外
之于內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與問學若是其相悖
也尊德性之與道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
知子思之言合內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會諸其
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爲者也苟徒形骸而
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翾飛蠕動者奚以異
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爲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
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搆精造化萬有

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淸而不滓也至純而不瑕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得之而爲德生之而爲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受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賤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橫奇寶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況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褻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爲人者其道在于尊

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騖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后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為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幾焉康焉研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辨于務而深可達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爻

無用于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卑窮理踐實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溫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

之功射藝之游非夆捷之逞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虺之誥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秘其在茲乎吳文正以爲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爲問學者猶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元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爲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元牝之學

明心之說若關尹老聃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之緒于殘篇亦已燦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鵞湖是非之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門戶之非嗚呼德性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爲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噫此首第一行疑有脫誤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

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狥其偏而不求至其中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其不能者終懵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詖邪遁之歸而不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爲蔽也天之所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厲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況于人乎況于學乎學也者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爲之限夫是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眯目則天地爲之易位彼美質之爲尤物也豈直糠

粃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爲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畀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是故有溫良慈愛之懿有辨別剖析之明有眞實無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强毅果敢之氣殘忍之不足以勝吾仁眩瞀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僞之不足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勝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

分數有多寡則因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裒蔽于不足而不能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以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強戾用彼固以沾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而求備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全其美皐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進修之學而夔之典樂亦不外乎直溫寬栗之數語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謂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

調習之不馴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以謂之厚師之辟可以謂之文由之喭可以謂之直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喭焉而已矣畧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恐焉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已也退退焉不敢自謂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去偏救弊之術于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

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爲剛勇也而有所不伸有所不爲亦剛勇也惟好學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央而觀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厲之功爲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蓋每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鷄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汲汲

以沒悲夫美之為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絕異者為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為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質之美蓋以其聰明絕異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愼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所見而有所不見此美之所以為蔽也由是言之椎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絕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固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

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爲善而非譽訾之爲惡而非毀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爲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爲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粃糠糟粕煨燼云者而奚足以芥蔕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過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

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日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强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于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爲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旦明而暮晦生長肅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

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栽者傾者成遂者夭閼者變易者流遷者枯偃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爲適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聰明仁聖德充而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圖之于末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聖人亦以天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

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
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
若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
聖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
孰不豔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畧也至于鄙賤之甚者
則擯絕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
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
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爲若
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
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

宅鯀出禹入不以爲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封不以爲忌故使鯀能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創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葢其善順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瞽者刖者宫者莫不以爲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爲樂吾使汝爲閽吾使汝爲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而□□或有稱子書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厠之篇

未吾于是眞見聖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過者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聖人之教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燄凌轢震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

身惴惴焉而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強以吾之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疎濶洞然無防閑之設立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穽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投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既無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隳業墮而身與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

隗所處之眞善而又以嘉范睢之知言也夫不曰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者素行必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逸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爲小人者

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

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當揫斂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盛而喪其所以生生者故卒之太和囘斡勃焉盎焉變而爲朱明長嬴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毁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

間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眥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劒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强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豎之禍纏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巖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籍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失于防閑者也陳寔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紱

裂土而在有位乃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閹所賣吁亦可悲矣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名陵之師不足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圍之討不能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因于仇王二李之遞爲出入五

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蓋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吾獨惜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

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詳有畧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牴牾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苟狥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子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疑有闕文）則已若比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

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葢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葢自以爲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隳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

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予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眞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卽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

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玆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

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臯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議論而況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濶畧而後

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說其相戾者固多而論說之紛紜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曰似行之日遠斯道之真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乞醯 十歲作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

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
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
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
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
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蓋天下之直而非吾之
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
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則物
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
我有而非物有也既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
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

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爲苟可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爲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況于有耶小且如此況于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納交也可以爲惠也可以使人稱我也高爲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直因是事而爲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尚可以乞人爲巳有直亦可以假物爲巳名也獨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

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
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曾人所求者醯
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我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
有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
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
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恒不窮求之于物恒有盡順
之以天恆有餘矯之以人恆不足蓋理在我而不在
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爲盜取人之
有則爲襲假無而有則爲僞盜乎襲乎僞乎高之謂
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爲善者亦鮮矣夫與人必待

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簞食瓢飲顏其餒矣待功而後爲忠則身死功墜孔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取人之有顏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直也既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鄰無醯則我無直矣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

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不如於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直亦在于此不如彼之爲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爲直而奔慕之夫子獨曰孰謂微生高直使矯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不爲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高于是不與楊墨同爲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 嘉靖庚戌會試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

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窮夫以聖人之心運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爲勢之所窮嚻嚻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葢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得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

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葢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爲心誠有不得已者矣而憂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爲天下之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爲

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菑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爲人父母者爲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況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敎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斁倫者聖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

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盛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膾胥敖之屬則猶盤干羽之化也敷于四海矣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無敵矣而舍我穡事之徒猶勤畏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迄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淮夷三監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堂之上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日孜孜曰予畏上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蓋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聖人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靜處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宮之中而昭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頃而繼續于千萬世之遠邸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瞽宗廩米詩書絃誦以時其敎矣而格懲庸威之未已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登魚取龜擉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盡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未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

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有所不及矣以爲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而其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滿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而亦不達聖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聖人亦何爲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

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陰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窮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殰者殈者夭閼者枯槁者大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 嘉靖癸丑會試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

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爲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苛簡潤畧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卽道也後之人徒見夫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苛簡踈畧之爲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葢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上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宼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禀者命也發乎其心著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大用無所不著惟夫由之而不知知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敎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

所爲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者出乎道而已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乎禮重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斁二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道弊葢自上古之時其民吁吁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

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爲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已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牽已之意以爲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别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雕鏤文章黼黻袞帶鼎俎豕腊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

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
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
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
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
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
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累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
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至于冠
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裼
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
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袞黼黻元衣纁裳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懸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橫斜曲直平正倒仄開發呼歙清濁高下者聖人能考之而不能爲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若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緹縵之禮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凌

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諭則不得其志
亦寄象鞮譯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
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
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
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即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
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
故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
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
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

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太白周之太赤母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冔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鳥書龜書魚書蟲穗之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蓋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蓋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爲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

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絶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千載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已而成功 嘉靖乙丑會試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已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

吾以一人之身而爲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天下日戰于擾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爲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蓋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無爲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

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任之故雖千鈞之重可不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爲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已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日以紛然蓋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一自爲之蓋前世人主有其術出於此者未有不至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樂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

視其視聽不出帷墻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聽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爲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謂也葢其聰明神智所以運乎天下者也運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

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鳥獸未若矣禮樂未興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爲是迂緩不切之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爲者獨有事天之責使天道少有不順而愆忒或見于上吾心所以怵惕者當無敢少寍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堯咨之不過一二言而已

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已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爲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葢其所以無爲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已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爲之道也公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揖

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務也六卿日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爲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已者其事一無所爲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爲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爲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

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蜎蠖伏之中深宮宥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已無爲所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已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其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性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

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內莫不係統故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効其用嗚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一

震川先生別集卷一 [illegible]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闡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讚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爲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于

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爲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于文也我國家　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既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强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祕閣之載艸野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燦然者矣所謂燦然者豈非聖

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于獻互蟲豸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咸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于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為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于

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疎畧牴牾于其間蓋一統志出于　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于　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爲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爲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于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

不宜猥瑣于末議牽制于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今　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爲彰往緒揚休烈以紹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裁宜依彷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

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畧用漢地里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竝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　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攷實二不可也自古爲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既開議論紛沓分門著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于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

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遷固之徒以
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寛之
第二問
王者旣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
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
可不豫也三代尙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
啓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
康代爲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
之隆替祖宗之繼墜咸有賴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

惟皇天眷佑我　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蠡斯
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出閣講讀宗
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
適萬世之中以裨我　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獨文學
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
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
者六傅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
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
之篇元良之述承華要畧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
典則之詒也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爲詳其可考

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銅御戶左太宰持升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有士負之禮有擇于諸母之禮有知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工誦箴瞽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爲之法

者旣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爲言又無躬行心得爲之本而官僚竝建辭旨諳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孫生鼂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賔客賔客多以異術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耻寔以身誨之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爲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爲天下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畧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

國之初庶務倥偬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
四方名賢爲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爲昭鑒錄
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爲法而惡可爲鑒而
成祖文皇帝又爲文華寶鑑蓋爲學而不知先代之
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　成祖之書一本
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爲天
下之所係善惡起于幾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
可以不嚴也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
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宮僚昔
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

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于訓導不宜徒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爲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遴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慎與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姆内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非心尤宜防慮擇其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灌漬于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夫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　懿文太子之於宋濂　仁宗　宣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濶略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韋布不同文

華進講不過探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與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富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文所以撙節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禮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執事幸探而聞之于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屢有可考者君子追尋缺軼于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足以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

末源流于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爲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興禮樂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于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而卑其說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而不必盡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舍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爲治而馴至于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于其間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

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于後世蕩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旣廢之後豈不難哉

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比黃鍾之宮而生之以爲律本故後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

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遺也黄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書哉說者謂其所序圜鍾爲宮黄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吕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鍾爲宮大吕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

數皆用其宮之本數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虛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託諸聲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滀氣洽矣鳳凰何爲而藏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爲數代之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爲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

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以相誇浸淫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

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于用而牛宏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倀倀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模指索狀物之形難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既廢後之人雖欲罄心思而測度摹擬于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

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于璧羨尺度之間較量于累黍多寡之際致疑于鍾律洪殺之節紛紜于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沒于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盍亦反其本矣太史

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興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沴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則太和薰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

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爲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宏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啓其明良之會旣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于此也故聖人之生

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辨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宏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陑之師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于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

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葢其盛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蹙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爲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彭岑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宏基李勣李靖房元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勳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

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慨自□元入主中國天下腥羶者垂百年旣而運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 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淸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荆襄閩廣□□不戰而𠷣息于狼望之北囿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勳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筭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間乘機

遘會以成不世之勳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此豈人之所爲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　聖祖龍興于上而諸臣景附于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勳光宣炳烺于天地之間如中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正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于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爲威而沉毅好謀定大事于一言武寧之功爲大而開平之窮

虜于漠北黔宼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爲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勦 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兵革之禍戎虜之警者固我 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

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既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劵山河帶礪之盟于今不替邈者　皇上又興滅繼絶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寍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于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爲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遴柬布章之譏則　高皇帝之大誥武臣　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勑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

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用非德敬以爲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爲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爲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爲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艘

艫相銜接于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絶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水旱薦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爲計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蔽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于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並海有隄防蓄泄雖恒雨恒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

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貝區洮隔彭蠡青艸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爲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于震澤欲宣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後震澤無泛溢之虞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蕪湖荆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

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厎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閭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鍔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爲有利于民條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于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爲迂遠動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毎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

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則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爲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

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
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
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
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
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于古之
迹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邱
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愈勞費愈
廣而迄不可就反爲苟安目前者之所哂矣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瀆可復則復之白蜆
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爲縱浦或爲横塘或置

沿海堰身堰閘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
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
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碾磑蘆葦茭荷陂塘壅礙上流
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淸之卒更番迭役
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
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
人有良田美庄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況東南以
供天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
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黃茅白
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為溝中之

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倣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漑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爲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與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爲迂也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按隆慶元年丁卯浙江鄉試時太僕府君

以長興令入外簾此
乃主考委代作者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
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
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歷至于八百年漢唐而
下蓋莫能比隆焉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
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著述睿思
元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
教而祖訓一書爲聖子神孫慮尤詳悉矣其大
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
若微言至論爲今日　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

而詳言之歟我　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絶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　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類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鴻庥于萬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爲爾聞于當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啓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孫繼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俞吁咈相告語于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咨命之諄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爲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并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

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况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能不爲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爲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歷至四百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歷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敎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逾有周之歷至八百年蓋禹湯文

武爲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啓太甲成康所
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
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乂
安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
睿思所及動輒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
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註及
又以意命群臣纂修寶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
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爲聖
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敘以爲創業之
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

定律令頒而行之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

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衞曰營繕曰供用其篇袠簡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爲大訓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蔆夷殆盡海內曠然尤且惴惴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況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時懷警懼而淵涓蠖濩之中此心卓然清

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于天下釁孽之萌無所
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
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
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税糧歲雖無災
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
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
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令天下宴然
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徵有司且
相顧以爲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
生聖主顧畏民嵒思小民之依簡勅農之官廣蠲貸

之澤則海内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

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入事審服用仰

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疑有闕文夫聖祖

躬擐甲冑出入兵間及為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

必當儼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儀

和鸞之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碩耆艾之士

朝夕燕見抽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脩天眷日

隆亦不勞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

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

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專又謂内

府飲食當用之物設局于內職名旣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歷聖政記所稱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絶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宮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永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乎之美無戲敖驕恣之過左右勑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

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其上策在于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驅而出之中國禦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于狠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尤加愼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　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戒深切我　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句人之

繫若盧施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緊之差沒□布招懷之惠殪敵速上功之儁至于重貪墨之罰督勘覈之報舉大臣之贈謚加閒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憂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詘豈忍照常徵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負改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辦繕

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
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
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
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
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
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
諸人直言無隱此卽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
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
魘而起如瞶而聞含齒戴髮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
成也顧愚生猶惓惓于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

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爲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邇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捃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元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

歐陽永叔論曰歷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通患而子元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

先皇帝彙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于篇其毋讓焉

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

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遂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我

世宗肅皇帝實錄通行海內博採遺事明問特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動自夏殷以前巳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秦滅典籍而史官尚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為太史東京則班固為蘭臺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

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代以爲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間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亂故鈌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爲史者以之爲依據至我朝　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燿崇闡大猷金匱之藏來世作典祖宗之洪業眞與天地永久矣我　皇上嗣登寶位甫當朝廟之日卽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　世宗

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祖五宗饗國獨爲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勳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于今日實爲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歷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爲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年書之頗爲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以傳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在博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

皆以爲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不裒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歷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並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旦蓋因仍者之易爲力而創造者之難爲功也我

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祕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

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至于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

吏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徵然
曹分局别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
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
常之事姦宄凶慝檮杌嵬瑣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
也葢古之爲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固之才不能無
因而爲也今之爲史者難于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
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劉子元
爲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
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
官載事爲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

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失得無如劉子元之所論乎歐陽脩以爲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歷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脩之所論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考求眞是發憤討論使歸于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尚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

後漢列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爲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 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親蠶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櫜稡可倣司馬遷八書而爲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倣公卿志表爲之羣臣之善惡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即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爲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愚又謂漢史成于班固唐歷緝

于吳兢柳芳崔魏唐書成于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峘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請合為九朝而續通鑑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抑劉子元又云史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楩柟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曾子固為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噫能如子元之論得爲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遷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茲者明詔採取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彥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

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祀之說何據貢禹韋元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關並韓牧王横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攻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謀并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集議不專于一人不狥于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庸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見必伸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氏論帝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

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于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當時能詢採博議盡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于簡策如此請爲執事言其畧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即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

陰之處于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三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灞渭之會相如文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爲昭而子爲穆孫又爲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

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元成巳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為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為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賈生通達不著宣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元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為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

今未可詳請畧爲限武帝方事四夷內興功利宜未
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
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
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
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倣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
鹽筴歛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
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
問民所疾苦敎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
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宏羊獨
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

罷自此迄于永平尋罷尋復然後魏宣武嘗采甄琛
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
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
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張蒼明習歷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
龍之誕百年歷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謂帝
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
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
之制爲萬世則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洛下
閎運筭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爲

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于此此古今治歷者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爲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典羣議集關竝韓牧王横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水有所休息內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氾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中國之御□□

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趙充國獨以爲□卽據前險守湲阨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罕开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書切責堅不爲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國急赴罕开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筭也故制□之要若使□□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皆倍于黃龍時既自以

親好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時羣臣以為便而候應以為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為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苟與□□共地利而無籓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郊祀宗廟井田鹽鐵歷律河渠□□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竑議槩具于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

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歷紀漸差授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翻爲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爲□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攷毋謂漢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畧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爲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

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槩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

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于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為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摭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為于天下而時不能

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爲教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旣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爲論語顧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爲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竝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竝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于

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導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導之爲淮漢者引之以至于淮漢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

逆之隨人以爲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爲顏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于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已矣譬之于玉爲玫爲瑰爲琳爲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

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爲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顏子與夫子皆步皆趨皆言皆辨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爲一也然亦已進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巳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爲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于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巳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爲仁者不同如此而況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于諸侯所

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訒言也然于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爲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于伯夷叔齊爲仁夫子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佞如雍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

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爲何事于仁而必以聖當之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爲博施濟衆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己之

